

流年记

朱岩河右岸

陈颖

恒从一岁多开始，每到周末，我便会纠结去海边还是去河边。这个时候，我便拿出纸和笔，在纸上写下大海和大河，然后让恒选择。恒会指着大海说：“啊……”彼时，恒只会用“啊”字来代表大海。我知道恒一定会选择大海，因为他喜欢在沙滩上拿着他的小铲子不停地挖沙。如今，恒已经能清晰地说出大海，但我没有征求恒的意见，我果断决定去河边，我要带恒在河边捡落叶。

难得好天气，太阳高悬，阳光奔赴了1.5亿公里，落在我们身上，暖暖的，半点也感觉不到晚秋的滋味。朱岩河右岸的杨树排着队，延伸到河水流去的方向。因为河水的滋养，杨树高大粗壮茂盛。杨树的叶子依然深绿，在风中沙沙唱歌，没有季节变迁的忧虑。与杨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路旁的樱花。经过霜打的樱花叶子已经失

去了绿意，淡淡的红色像含蓄的小姑娘在樱花叶子上描绘告别的色彩。这一抹抹浅红，像刚刚燃起的小火苗，带着暖意，与秋天挥别，面对冬天的寒意扑面而来。脆弱的人在伤感时，会被铺天盖地的黑色和灰色所淹没，找不到走出漩涡的力量。尽力学学这些飘落的樱花叶子吧，直面别离时刻，在心田里保留着红的希望和吉祥，用红色温暖自己的烟火人间。

在右岸步道上，恒稳稳地坐上平衡车，开始悠哉悠哉地向前骑行。恒的速度突然加快，车轮开始奔向层层落叶，当车轮碾轧到落叶的时候，车速又慢下来。恒低着头，像是在和车轮下的叶子对话。这么小的豆丁，落叶对他说的话也都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恒从平衡车上下来，随手把车放在一旁，开始跑起来。我提着车跟跑，不用大人的思维来约束一个两岁五

个月的小孩子。等恒由跑变走的时候，我把背包上的小塑料桶解下来，对恒说：“我们一起捡树叶吧？我们捡满满一桶树叶。”恒看看小桶，又看看落叶，便学着我的样子，挑选比较漂亮的树叶捡起来放在桶中。落叶那么多，很快小桶便满了。

我找到两棵间距比较短的樱花树，把背包放下来，从包中拿出准备好的宽透明胶带和小剪刀。恒看着我麻利地把胶带缠绕在一棵樱树的树干上，又将胶带拉到另一棵樱花树干上缠绕。简单的小工程完工，是大工程，就是将小桶里的树叶一片一片地粘在胶带上。大工程需要有耐心，我的要求是粘在胶带上的树叶方向要一致，叶梗都要朝下，并且叶子与叶子的间距也要等同，不能宽宽窄窄。恒又学着我的样子开始粘树叶。但是恒根本不学我认真的样子，他把叶梗朝到天上，又把叶子横着，也不看

间距，要么宽得能再放一片叶子，要么两片叶子有重叠。我看着恒笑，这才是无可替代的童真啊。天地宽阔，大人非要给自己立那么多规矩，在所谓的规矩中，大人难免丢掉真心。

树叶在胶带上，胶带在风中。风断断续续地吹，树叶不停地晃动，像不停盘旋的彩蝶。阳光下，这些落叶仿佛又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但愿这些灵动的叶子，留在恒美好的记忆中。

骑骑行行，走走停停，恒累了便和我一起坐下来补充能量。阳光真好，透过高大的杨树洒下来，偶尔传来鸟鸣声，我们满脸的笑意也这么好。

要回家了。我把恒抱上高高的岸堤，让恒和朱岩河水说再见。和朱岩河水说再见，是每一次离开朱岩河右岸时的必要环节。我们待朱岩河如亲人，料朱岩河待我们应如是。

文化资讯

传承红色基因 书写美好华章

本报讯(通讯员 丛素宁)11月23日，芝罘区诗歌学会、芝罘散文学会联合组织三十余名会员，先后赴文登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鱼鸟河公园，在红色教育与自然采风中汲取创作养分。

作为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承载着胶东抗战的红色记忆，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此发动天福山起义。会员们扫码佩戴耳机开启音频讲解，循着导览路线参观展厅、特委临时会议遗址、纪念塔等核心景点，在珍贵文物与历史照片前驻足凝视，沉浸式感受革命先辈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情怀。

在鱼鸟河公园，金黄与深红交织的杉树林和澄澈的天光相映成趣。会员们漫步林间捕捉灵感、交流创作思路，他们表示将深挖胶东红色资源与生态之美，把所见所感转化为创作动力。

诗歌港

阳光明媚的欢乐

郁蔚

滑梯的螺旋纹在溶解
彩色的尖叫落进沙坑
跷跷板支起晃动的天平
两端坐着今天的彩云

学步车碾过草叶的琴弦
奶瓶在长椅上哼唱情歌
轮椅缓缓推着驼背的夕照
把碎花毯披上夕阳光霞

秋千摆荡的抛物线里
婴儿的咿呀渐渐变得清晰
当木马停止旋转时
所有影子都爬上滑梯

柳条垂钓着晨光
喷泉突然捧出彩虹
穿早冰鞋的风掠过时
遍地童谣开始返青

身影

邓兆文

市民休闲广场
两位步履蹒跚的老人
头染薄霜，顶着火红的笑容花，手挽手
迎着夕阳向深处走去
斑驳的青石板小路上
渐渐拉长的身影
有好几次
被穿过的行人打断
但很快又复合，直至
远远地融为一体

人世间

小舅的板斧

于心亮

我小舅出海捕鱼那些年，码头上经常会有混混去闹事，渔民们敢怒不敢言。有一回小舅被惹急了，操起一柄板斧跳下船挥舞，吓得混混们四散而逃。后来为防止报复，小舅随身都带着板斧。为了这件事，我舅妈成天揪着心，小舅每次出海，舅妈都叮嘱好几遍。

小舅的船不大，只能跑近海，远的地方顶多是去渤海湾，是捕海蜇，跑船的日子会长一点儿。我问小舅咱这海里为什么没海蜇？小舅说渤海湾那地方好，海里的东西很“厚”。我问怎么个“厚”法？小舅说，站在海边拿篓子一抄，鱼虾就能抄一篓子。舅妈笑着说：听你小舅骗你。

舅妈在家里的营生就是织网，网织得很长，看上去好

几里地。舅妈说这是挂网，用木杠子固定在海里，鱼儿顺着海流巡游的时候就挂到网上去了。我想跟着小舅去海里瞧瞧，小舅不同意，说出海不是闹着玩的，一旦出了事可就麻烦了。我只好想象捕鱼的情景了。

渔民的网下在海里，就有偷网的。小舅碰上了，不管是谁，都被他抡着板斧老远吆喝着赶跑。偷网的可能觉得小舅比较仁义，基本不去祸害小舅的挂网。小舅没觉得高兴，反倒唉声叹气。我问小舅怎么不告诉派出所把他们给抓起来，小舅摸摸我的头说：你不懂。

有一回小舅丢了网，是因为网上挂的鱼太多了，网不仅拖不上船，还有倾覆的危险，无奈之下，小舅只好挥起板斧砍断网梗连鱼带网都

扔了。小舅说，像他们这样的小船，经常有扔网的情况，网扔掉了，挂在网上的鱼虾也挣脱不了，只能沉到海底里慢慢死去。

做渔民的很少有人能做一辈子，在海上漂泊几年，慢慢地都会回到岸上。比如小舅，倒不是怕风吹日晒的辛苦和随处潜伏的危险，他是看着捕捞上船的鱼虾由欢蹦乱跳到逐渐安静不动，那种死亡的滋味让他于心不忍。于是，小舅就卖掉了渔船，也回到了岸上。

回到岸上的小舅晕了好几天，走路晕、坐着晕、躺着也晕……舅妈笑着说：“你再去出海吧，到船上看你再晕不晕？”过了半个多月，小舅才慢慢适应过来。他建了一个大棚种蔬菜，觉得不过瘾，又弄了一个。一个大棚种黄

瓜，一个大棚种西红柿，小舅过上了农耕生活。

小舅偶尔还会去码头上转转。昔日的混混也都成家立业，大多也都做贩海鲜的生意，骑着轻骑拉着海鲜四处叫卖，见着小舅，都打招呼，还递根烟唠几句嗑儿。有个船老大见着小舅，非拉着小舅去码头旁边的餐馆喝两盅，不去还不行。两杯酒喝下肚，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抿着嘴笑。船老大说：“偷网那营生我早不干了，人要脸树要皮，那回被你逮着没抡板斧把我的手给剁了，我一辈子感激你……要不啊，我还戒不了这坏毛病！”

小舅这次又晕了，因为他喝了不少酒。也是从此以后，小舅再也不去码头上转悠了。